

□雪樱

桃子上市的时节,老王如约而至。看到他,就像乡下来了远房亲戚,他穿白色短袖上衣,藏蓝色短裤,扎一根褪色的牛皮腰带,身上呛鼻的旱烟味扑面打过来,让人不禁踉跄后退几步。

小区门口有一处早市,他从南山过来卖鲜果,也捎带着卖些马齿苋。他姓王,年过七旬,山上种有果园,两个女儿已出嫁。和附近的人相处久了,大家都称他“老王”。桃子与人一样,拥有不同的性格。最早上市的是小白桃,个头有鸡蛋那么大小,顶着一层细细的绒毛,汁丰、味甜,我喜欢叫它“小毛桃”。然后,是夏辉、红冠、红甘露、久保,夏辉有拳头大小,满面醉红;红冠果大皮红,沁有玫瑰的香气,吃起来又脆又甜;红甘露离核,用手“咔嚓”一掰两半,放到最后也不变软,适合牙口好的人。

我最钟爱久保,果肉为白色,表面有鲜红色条纹,却是酸甜口的,一个桃子管饱,吃起来过瘾。老王守着摊子卖桃,不用吆喝,不到中

不知道。”他一通抱怨,几绺头发湿成了一块“手擀面”,脚上的塑料凉鞋断了一根带,兀自向上翘着,引人发笑。

老王进城卖桃,老伴在果园里发桃,批发给水果贩子。有时候,老伴和他一块进城卖桃,她比老王小几岁,短头发,红脸膛,穿着短袖花褂衩,说话也是高嗓门,但她很会张罗生意,两麻袋玉米棒子,十元六个,任挑任拣,不一会儿就被一抢而光。老王坐在三轮车后面,跷着二郎腿抽旱烟,难得的清闲。

偶尔,老王也有出岔子的时候。那个周末,有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买了两兜桃子,没有下车,让老王给装袋,买完忙不迭地走了。这时候,老王发现扫码付款没有到账,心里凉了半截。“这上哪里找人去?”他气得憋红了脸,一直红到耳根子,像是火烧云蔓延。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,老王急得来回走动,举起烟袋往鞋底上磕了一下,又用力磕了一下。此后一连几天,老王早上都没有来。到了那个时间点,大家不约而同跑出来望望,见老王没有出摊,就像

## 卖桃的老王

【浮世绘】



过日子少了点什么似的。

第八天,老王来了,还是一车桃子,大久保,一抢而光,好像大家买的不是桃子,而是一份信任。几天后,那个年轻人出现了,还钱、道歉,又买走两袋桃子。原来,那天早上,他回老家,走得急,回来后立马过来,但老王没出摊,这次终于碰到了。“大爷,谢谢你的桃子!”老王愣在那里,语无伦次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恍若生日蛋糕上的裱花。那天,他破天荒地买了个煎饼果子,旁若无人地啃起来,街上的人误以为他买彩票中了奖,他咧嘴傻笑,露出大黄牙板子,直说:“比中奖还恣儿!”隔三岔五,老王会单独留出两袋桃子,搁在一边,收摊后给人送到家里去。原来是留给他的一位“贵人”——闺女读书时的班主任老师。二闺女在省城读书,师范毕业后,如今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“投桃报李”,桃子里跃动着一颗感恩的心。老师腿脚不便,收拾家里闲置的衣服打包让儿女送来,老王逢人便说,“这是俺闺女老师的心意。”

南山的桃子又称“仙桃”,得泰山山脉、地下甘泉、沙土土壤之天然恩赐,甜脆、味浓,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十五回中写道:“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,先说道:‘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着呢,因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儿,老人家又嘴馋了,吃了有大半个。’”贾母因贪吃桃子两次腹泻,没有等到贾敬的生日宴,寓意大观园中短暂而美好的青春。回到现实中,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“卖桃的老王”,他们一年到头打理果园,果子熟了时也是他们的节日,指望卖个好价钱,让日子过得宽裕。

我经常想起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“人间送小温”,老王和他的果园,就是城里人的“小温”,那份甜蜜永远贮存在记忆的匣子里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种子的劲儿小,对土的深浅有要求。原来,撒进土里的种子和这个世上的人一样,各自凭着各自的努力,才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来临。在等父亲种玉米的工夫,母亲跟我分享她的喜悦:前天晚上了一场雨,虽然不大,只有一锄深,但对于还没种上花生的人来说,这已经是从天而降的恩赐……你爸爸大清早就去敲化虎家的后窗,他家有种花生的大拖拉机。因为去得早,咱家排到了第一家,昨天上午就给咱们种上了。听说有许多家排队晚了,排到了第三天,到那时,地又干了……

午饭过后,一大家子都坐到院子里,父亲陪着他的外孙们玩,妹妹要带黄豆回城里,母亲就端出来一簸箕黄豆,我们围在一起拣黄豆。母亲又把排队种花生的事跟我重复了一遍,我没有出声,安静倾听。我相信,这时候的母亲更需要一位忠实的听众。

随着阳光在小院里留下来的阴影越来越长,母亲起身要给我们擀她拿手的手擀面。她往盆里舀面,然后慢慢加水和面,我立在一旁看着母亲用力把面团揉至光滑,轻声说:“我记得您和面的样子,不仅和出来的面团光滑,就连面盆也是干净的。以前这样,现在还是。”母亲听后,抬头望着我笑。她告诉我,让她惊奇的是,做这些都是她认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,没承想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。我告诉她,其实还不止这些,我还记得她叠衣服的情形。

童年,头顶上的灯光总是跟明亮搭不上边,有些昏黄,有些像从很远的时光隧道穿过来的微弱的光。干完一天农活的母亲在炕上就着昏黄灯光叠全家人的衣服。她拿起一件我的校服,先从正面把校服拉链从下面拉上去,然后把它反过来平铺到炕上,抻直,一手扯起袖子,另一手在衣身处折一下,袖子就顺势被折到了后背,把另一个袖子也如此,再把衣服从下往上折两下,衣服领子正好板板正正叠在最上面。那时候需要叠的衣服很多,母亲又叠得认真,常常一叠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打开母亲的衣柜,里面是一目了然、叠放整整齐齐的衣服。这个习惯,母亲坚持到了今天。

有一回,女儿打开母亲的衣柜,她连声惊呼姥姥衣柜里的衣服与军训时教官叠的被子有一比。我惊叹:母亲习以为常的叠衣服习惯,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只要有时间,我喜欢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拿出来,把之前弄乱的衣服重新叠一遍。我常常感叹,母亲的衣柜从来不用重新整理,总是能够做到整齐划一。

夜,如同一张大网把整个村庄、整个大地都罩了起来,我们也要踏上各自的返城路。随着街门“咣当”一声响,母亲的一日忙碌也匆匆画上结束的符号。

诗人纪伯伦很早就说过,“世界的本质是爱,爱醒了,生命也就醒了。”我想,我的母亲是一首诗,我一直在读诗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有所思】

## 母亲的一日

□高绪丽

打开“我家”微信群,我开始四字留言:明日回家。

手机刚放下,母亲就打来电话,问我大约几点到家。曾经,对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都喜欢“较真”的母亲,我常常口吐抱怨,而现在,我已经慢慢接受母亲的这种“较真”。毕竟这个世上,能够对你如此上心的人少之又少。

我回:大约8点。没想到母亲紧接着又来一句:“你还有花生米吗?”之前母亲常常隔三岔五给我送一兜亲手扒的花生米。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花生米养胃,从此我的冰箱里一年到头都有花生米。母亲向我解释,家里昨天种花生,种完才发现还少两垄地的花生种。母亲说,你那里有的话,先拿回家来做种子吧,等到秋天了,咱们再吃新鲜的花生。其实,我的小家里又岂止有两垄地的花生种?

车子刚驶进村庄,远远就看到母亲站在门口的杏树下向这边张望。父亲早把要去地里劳作的工具装进了拖拉机的车斗里。

父亲说,大清早他已经与母亲先去地里干活了,现在回来是专门欢迎我们回家。伴随着“轰隆隆”的轰鸣声,父亲驾驶着拖拉机载着我们一行人,大张旗鼓地穿过扭曲的胡同、不大的村庄,沿着窄窄的山路往山上驶去。路上,从乡人的身旁经过,父亲热情地与乡人打招呼,乡人也与父亲客套着,却把视线停留到我们身上。我猜他或许是想从我粉黛厚施的脸上寻找出昔日的一点蛛丝马迹。我朝他笑,他也朝我笑,其实我不记得应该如何称呼他了,他眉眼的皱纹里面藏着我熟悉的一点痕迹。我只知道,他是我曾经熟悉的乡人。

远树凝寂,青山泼墨般伫立天边。车子经过,扬起尘土,就连路旁的草叶上都落满白白的一层。

终于来到我家的地头。父亲不等我们收拾,已经吃力地把车头套上铁犁,“轰隆隆”驾着拖拉机翻起地来,眼看他身后的长垄越来越长,母亲手脚麻利地提起一桶肥料,一边张开手指把手心里的肥料均匀撒到长垄里,一边快步往前赶。我见状,上前想要帮母亲提那桶装满的肥料,母亲想也没想就推开我,小声嘀咕:“你还小,这个桶太沉。”说完,她又脚不停歇,继续一边往前赶一边撒肥料。我当场愣住了。我迈开腿向前小跑几步,从母亲的胳膊上抢过那桶肥料。那桶肥料真的太沉,挎着它的胳膊被勒得生疼,我没有出声,而是模仿着母亲刚才劳作的样子,一边向前,一边尽量把肥料撒得均匀些。父亲已经耕完一垄,扶着车子站在地的那头,他回头看向我,大声喊道:

“你不用着急,我可以等。”我这才知道,只有把这垄撒上肥料,父亲才能把地耕第二遍。

人多力量大,种完两垄花生,父亲又种了两垄玉米。种玉米时,父亲坚持不用我们插手。他说,花生种子的劲儿大,埋得深也好浅也好,它都能长出苗来。可是玉米